# 文学伦理学批评关键词:科学选择

# **Keyword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cientific Selection**

# 郭 雯 (Guo Wen)

内容摘要:科学选择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关键词,在批评实践中,作为理论使用的"科学选择"和作为术语使用的"科学选择"不完全相同。前者指人类历经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之后的第三个选择阶段,主要解决科学与人的结合问题;后者强调科学为准则的选择行为。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科学幻想中,科学选择的产物无处不在。本文以科幻小说中机器人、仿生人、克隆人和永生叙事梳理科学选择的外延与内涵,理解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及改造。小说中的科学选择仍是人类伦理意识与伦理选择参与的结果,是科学选择的初级阶段。真正的科学选择是科学代替伦理之后的选择阶段,即科技产物介入人类生活后,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消解的时代,随之诞生的是"科学人"。严格意义来说,脱离伦理的科学选择时代尚未真正到来,然而,科幻小说却从科学选择视角体现了人类对科学的发展与利用,预见了科学对人的影响及后果,促使我们思考科技与人杂糅共生的未来。

关键词:科学选择;科学人;科幻小说;伦理选择;脑文本

作者简介:郭雯,文学博士,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科幻小说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后人类科幻小说人文思想研究"【项目批号:17CWW017】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的阶段性成果,并由"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

Title: Keyword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cientific Selection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key words i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cientific selection as theory is not equivalent to scientific choice as terminology in critical practice.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third stage of choices after the natural selection and ethical selection, mainly tackling the problem of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ce and humans; while the latter focuses on the action of choice based on scientific norms. No matter in reality or in science fiction, the results of scientific selection exist everywhere. With the narration in science fiction of robots, androids, human cloning and immortality, the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 denot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this keyword, helping to understand humans' cogn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o nature. However, the scientific choice narrated in the novels is still the result of humans' ethical consciousness and ethical choice, which refers to the initial stage of scientific selection. The real scientific selection means a stage where science replaces ethics, that is, by virtue of technological products, humans develop from human extension to human deconstruction and turn into "humans by scientific choice". Strictly speaking, scientific selection, separating from ethics, has not yet arrived; nonetheless, science fiction has expounded how humans develop and use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choice, predicting the impacts and consequences science has exerted on humans, thus prompting us to consider the hybrid and coexistence of science and human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scientific selection; humans by scientific choice; science fiction; ethical choice: brain text

Author: Guo Wen, Ph.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science fiction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ainna520@163.com).

# 引言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历经三个阶段——自然选择、伦理 选择和科学选择。自然选择使人获得人的外形,人又通过伦理选择区别于兽 类而获得人性。科学选择则解决科学与人的结合问题。"科学选择强调三个 方面,一是人如何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二是如何处理科学对人的影响及科 学影响人的后果;三是应该如何认识和处理人同科学之间的关系"(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1)。科学与人的结合诞生了科学人,一方面强调 与自然人的本质区别,即无需伦理选择而仅依靠科学选择的人类;另一方面 与西方文论中的"赛博格" (cyborg) 或"后人类" (posthuman) 等概念区 分开来。关于"科学选择"以及"科学人"概念, 聂珍钊在最近一次访谈中 进行了阐释,理清了作为人类发展阶段的"科学选择"(scientific selection) 以及构成这一阶段的"科学选择"(scientific choice)之间的区别。他以克隆 人为例解释: "克隆人是科学选择(scientific choice)的结果,但不属于科学 选择(scientific selection)阶段的科学选择(scientific choice)"(刘红卫 聂 珍钊 15)。由此可见,现阶段仍属于"前科学选择阶段",而科学人是人类 真正进入科学选择阶段后的人类社会组成群体,此时的人类不再以伦理意识 为行为选择的根本依据。只有大批科学人作为主体取代自然人,摈弃传统伦 理规约作为选择基础, 才意味着步入科学选择时代。

科学选择阶段见证了人类从神话信仰到科技崇拜的发展过程,文学则是 其最佳诠释。从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 中的科学怪人, 到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1920-1992) 笔 下形形色色的机器人;从《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中的 克隆人到科幻"新浪潮"以来的仿生人、人工智能和人体冷冻技术,科学选 择的产物随着科技发展而不断进化,科幻也走进了现实。我们甚至发现威廉。 吉布森(William Gibson, 1948-) 笔下的"脑后插管"技术比马斯克团队研究 提前了三十年,不仅混淆了人机界限,而且技术将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消解。 科学选择已超越人类的认知框架,而科幻小说在创造新奇和惊奇的同时,也 以"认知疏离"(cognitive estrangement)<sup>1</sup>的特征产生与现实关联的效果,不 仅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及改造,也蕴含着科学选择时代的文化类比和伦 理隐喻。因此,将科幻小说中的科学人形象与现实科技关联,能够帮助我们 进一步理解科学选择的内涵与外延。

## 一、机器人:科学选择和伦理表达

机器人是科幻小说中最常见的形象, 早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中就出现过赫 菲斯托斯的金制机械女佣和代达罗斯制造的青铜勇士塔罗斯(Talos)。中国 西周时期的木制伶人和三国时期的"木牛流马"都是人类科学选择的初探。 公认的最早机器人术语来自卡雷尔·恰佩克(Karel Capek)的 R.U.R(《罗 素姆万能机器人》),机器人(robot)作为强制劳动者,实际上是奴仆形象。 阿西莫夫认为,从一开始机器就以双刃剑面目示人,要么是奴隶,要么是帮 助推翻政权的强大工具。2他指出,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一个重要转折点就是"脑 叙事"的出现,而脑是智慧的象征,"可怕的是智慧。亚当和夏娃因为偷吃 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而获取原罪,而这一因知道太多而获罪的主题贯穿于许多 神话传说中"(阿西莫夫 136)。智慧与脑是机器人故事的核心,有学者指 出阿西莫夫是"第一个使用'正子脑' (positronic brain) 概念的科幻作家, 之后的仿生人和类人机器人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来"(Leslie-McCarthy 399)。

著名的"三大法则"便是嵌入正子脑中的伦理律令和道德规则。《转圈圈》 (Runaround, 1942) 中这样描述"机器人学三大法则":

<sup>&</sup>quot;认知疏离"是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提出的科幻解读理论。他指出小说中诸如外 星球、新大陆、岛屿等环境不仅是真实世界的镜像(mirror),还是人类对未知的探索,因而 科幻小说作为新的规范(a new set of norms)得以发展。"疏离"主要是指现实的语境发展成科 幻文类的正式框架(formal framework),而"认知"不仅是对现实的反射,而且是对现实的反 思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but also on reality) 。参见 Darko Suvin, "Estrangement and Cognition", Speculations on Speculation: Theories of Science Fiction, James Gunn and Matthew Candelaria eds, Lanham, Maryland: Scarecrow Press, 2005, 23-35.

<sup>2</sup> 参见 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涂明求、胡俊、姜男译。合肥:安徽 文艺出版社,2011年。

- 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
- 二、除非违背第一法则, 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
- 三、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的情况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201)1

尽管阿西莫夫提出的"三大法则"在科幻中的机器人叙事及现实中的机 器人制造业都有指导意义,然而,科幻与现实中的机器人行为都建立于自上 而下的机器人伦理学上,即建立在找出或者表征作道德决策的一般或者普遍 原理的基础上, 其本质仍是基于人类伦理选择的科学选择产物。同时, 由于 机器人缺乏伦理判断与伦理意识,其行为实则是算法结果的呈现,一旦无法 选择,便出现《转圈圈》中机器人"速必敌"(Speedy)现象。"速必敌" 在水星执行任务时身处险境,第一法则电位最高,第三法则电位使它向后, 而第二法则又让它向前,从而一直原地转圈。这一早期机器人形象显示了"三 大法则"的悖论性,证实了机器人的伦理选择只是人类伦理规约的表征或再现, 而无法做出自由的伦理选择。

聂珍钊以"斯芬克斯因子"(The Sphinx Factor)论述了人类伦理选择,"人 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融合与交替产生了一系列伦理事件以及文学中的伦理冲 突"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389)。 阿西莫夫的《双百人》(The Bicentennial Man, 1975)赋予机器人真正的人 性因子,使管家安德鲁能够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最终,他将正子脑替换为 生物基质的人脑,希冀通过脑的死亡生成人的身份。但是,人类始终拒绝认 同他的人类身份。安德鲁宣称: "我是个自由的机器人,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515),替自己做主更换装置是因为听从了"主人"即自己的命令,符合第 二法则,但死亡却违背了第三法则。可见,"三大法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科学选择和伦理选择之间的矛盾冲突,机器人归根结底只是人类运用科技、 融合伦理规约而制造的产物。

从目前的机器人小说来看, 机器人尚未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禁锢, 更无 法替代拥有伦理意识的自然人。在《像我这样的机器》(Machines Like Me, 2019)中,尽管机器人攻击了主人,但是最终仍被人类停止生命。由此可见, 机器人既没有人类有机身体,也无法成为未来社会主体,从现实来看,机器 人只能是现阶段与人类共存的一种生命形式。因此,在科学人时代未到来之前, 进行伦理选择的自然人仍是科学技术的发明者,如何"以人为本"就将成为 全新的问题,毕竟科学选择的初衷是让人类更好地生活。三大法则"约束的 不单单是机器人,更是人工智能研发的阶段性状态下的人类本身"(吴岩 陈 发祥 1),如何制定科学伦理不仅是科幻文本聚焦的重点,而且对当下具有

<sup>1</sup> 本节有关阿西莫夫作品均出自 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机器人短篇全集》,叶李 华译(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年),下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现实意义,在未来仍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以推动科学选择时代进入下一阶段。

# 二、仿生人: 科学选择与伦理情感

与机器人相似的仿生人(android)比金属机器人更加高级,其外形更接 近人类,也使伦理关系更为复杂。在欧美和日本早已出现许多"人机恋", 人类与仿真人、虚拟偶像的情感不再只出现于科幻小说中。然而,情感在科 学人时代显然已不再是一种由荷尔蒙驾驭的突发事件, 而是基于算法的科学 选择。吴冠军以"后人类纪的爱"阐述了科学选择时代人类情感是基于进 化形成的生化算法: "自由选择、自由意志,其实拆开来一切都是算法" (16)。当然,现阶段仍是伦理人为主体的时代,人类要处理与科学选择的 产物之间的情感,面临的是一种全新伦理关系。

在科学选择时代,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产生了质的飞跃,也 使自我与他者之间产生的情感与道德基础发生了改变。在菲利普·迪克 (Philip K. Dick, 1928-1982) 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1968) 中, 检验人类与仿生人的唯一标准是基于算法的"移 情实验"——"社会、情感和道德反应"(79),从而确定身份。社会的、 情感的、道德的属于人性范畴,而"移情"是人类伦理与情感关系中特有的 人性体现。赏金猎人里克爱上了仿生人蕾切尔,将本应给予妻子的爱投射给 客观对象身上。一方面,他告诉自己蕾切尔不是自然人;另一方面,他将激 情和欲望转移到仿生人身上,宁愿与之发生关系,这也是对现代人生活状态 与精神世界的反讽。里克在伦理选择中出现了两难困境是由于他的兽性因子 受到自然人社会的伦理束缚,然而,当社会出现大规模仿生人时,自然人与 之发生情感也不再受到伦理选择和人性因子的制约,因为科学人时代的情感 是基于需求算法的科学选择。

美国科幻作家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的《牵线木偶公司》(Marionettes Inc., 1951) 中也有人机情感的描写。其中的仿生人"布莱灵二号"不仅在外 形上与人类无异,而且从行为上挑战了人类主体性。小说伊始,史密斯和布 莱灵探讨濒临死亡的婚姻,当史密斯抬头看见布莱灵家中一模一样的布莱灵 时,他惊恐万分。布莱灵告诉史密斯:"布莱灵二号可以做一切——吃饭、睡觉、 出汗,和自然人表现得一样自然"(Bradbury 137),但正是这个过于"自然" 的人造人最后告诉布莱灵他爱上了他的妻子。科学选择的产物最初遵守机器 人三大法则,替主人完成所有丈夫的责任和义务,随着融入人类伦理环境而 逐渐取代了主人,最终习得伦理规约,并产生人机情感,以亲吻妻子的形式 告别假人的身份。而这一恐怖事件如果是在科学人时代,则可能是普遍现象 而不会令人恐惧,因为"代替真人"、"解放真人"符合科学选择的初衷与 目的。

现实中科技发达的国家早就有"皮格马利翁"和"伽拉忒亚"」的存在。 在科学选择时代, "伽拉忒亚"可以是一个屏幕上的虚拟形象、一个仿生人、 一个性爱人偶、一个声音,甚至是一个幻象。很多影视剧都不乏人工制造的 美女、代替配偶的完美仿生人, 甚至人机性爱的场面。而在现实生活中, 给 人类身体去魅,加强人工美感的科学选择产物也无处不在,比如充气娃娃、 芭比人偶、二次元虚拟人物。虽然科幻作品中亦真亦幻的情感旨在说明唯有 爱情才能让人活的像人, 然而, 这些新兴情感模式挑战着人类传统。人类的 伦理情感是在自由意志与理性意志的双重驱动下做出的选择,而科学选择的 产物更多源于人类的原始欲望。立足当下伦理与道德,如果科学人可以根据 自身喜好,随意处理其他科学人——仿生人、复制人或克隆人,我们恐怕会 十分惶恐于科学选择时代的全面到来。

## 三、克隆人: 科学选择与伦理混乱

克隆人取代自然人会成为进入科学选择阶段的一个时间节点和标志、抑 或说是真正意义上脱离伦理选择、依靠科学选择生产的生命存在形式。按照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属于典型的"科学人"。

克隆人或科学人取代伦理人(伦理选择阶段的人)和科学选择(scientific selection)取代伦理选择是可以预期的。这种预期的实现有两条路 径: 一条途径是人类自然生殖愿望的减弱、生育能力的降低以及伦理观念 的改变导致克隆人逐渐取代自然人即伦理人;另一条途径是基因技术的发 展及运用而逐渐导致的伦理人伦理性质的改变。(刘红卫 聂珍钊 15)

然而, 克隆人题材的科幻小说却书写了人类世界的种种不确定性, 只要 大多数伦理人并未转换为科学人,那么,作为他者的科学人就会引发一系列 的伦理混乱,比如身份不明、伦理选择困境、乱伦禁忌等。换言之,只有人 类社会全部依靠克隆技术实现"永生"与"优生"的技术神话,摈弃传统男 女两性结合的生育方式,才进入真正的科学选择阶段。

从现有的科幻小说来看,世界"三大反乌托邦"之一的《美妙的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1932) 建构了一个科学选择阶段的社会。小说中的人物 是真正意义上进入科学选择阶段的科学人, 因为构成一个所谓的本分而稳定 的社会是靠流水线上生产的五个阶层的克隆人,他们都是靠"孵化器"设定 制作,以科学算法作为人的诞生的标准,而不是伦理的人生育诞生构成社会 的力量。"新世界"的克隆人可以乱性,这符合科学选择设置的初衷,只要

<sup>1</sup> 皮格马利翁是希腊神话中的寒浦路斯国王,擅长雕刻,他根据自己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创作 了一个象牙塑像,并爱上了自己的作品,给"她"起名为伽拉忒亚。爱神阿芙洛狄蒂被他打动, 赐予雕像生命,并让他们结为夫妻,以此表达对艺术追求的精神赞赏。

维持社会稳定就不需要夫妻。但是,这一类故事总会出现个别具有伦理意识 的"前人类",比如,小说中的野蛮人爱读书、以"新世界"为耻,具有强 烈的道德感。

哈钦斯 (J.C.Hutchins) 的《第七子: 血统》 (7th Son: Descent, 2009) 与众多克降人题材一样,涉及到"我是谁"的身份问题。七个长相相似的人 由于要完成共同使命——阻止克隆母体约翰•阿尔法从而被捕相聚,彼此十 分震惊于高度相似的脸。"他们先是互相盯着对方,半是惊奇,半是恐惧" (26) 1,长相的一致产生了心理暗恐,"与无法分开的重复或'回来'联系 起来,压抑的复现,同一事物不断出现"(Freud 3),使人产生熟悉而陌生、 恐惧而疑惑的心理。尽管这一暗恐效应出现于科幻小说,但是,人类已经制造 出各种克降哺乳动物,一旦克降人类,世界将迎来千人一面、失去多样性的生 态灾难。

另一方面, 小说描写了复制记忆的情节, 母体的记忆转换为电子"脑文本" 下载到克降人的大脑中, 使七个克降人拥有一模一样的青春期记忆, 包括车祸、 父母双亡、听过的故事和音乐等等。

脑文本以人的大脑为载体,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形态。人们对客观事 物的感知和认知, 先是以脑概念的形式在大脑中存储, 然后借助脑概念 进行思维,从而获取思维的结果:思想。思想是大脑在感知、认知和理 解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或抽象事物进行处理得到的结果, 这个结果只要 在大脑中存储,就形成脑文本"(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 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0)。

克隆人的脑文本却是二进制编程的数据库,他们在生物箱昏迷状态两年 中,被加速生长,培育到阿尔法十六岁的状态,共享着他者的记忆。可见, 记忆的呈现与回忆过往并不能帮助克隆人解开"我是谁"的身份迷思。

在现实世界,全美最大广播系统的CEO玛蒂娜·罗斯布拉特 (Martine Rothblatt)对"思维克隆人" (mind clones)和"永生计划"持有乐观态度。 她自身得益于科技,在四十岁时,原名马丁的他决定变性为女性。随后,她决 定挑战"自然选择", 克隆出永生的虚拟人, 按照妻子模样制造出名叫Bina48 的机器人妻子,这样可以永远相爱。思维克隆人超越了基因克隆人,"思维克 隆人是人类的创造,从主体上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创造〔……〕开放、鼓 舞人心的信仰将成为接受虚拟人的先锋"(281)。当然,她的观点是基于第 四个智能时代的到来,即网络意识(cyberconsciousness),将思维软件激活思 想、记忆、情感和观点的数字文件,这一描写就像《第七子》中的记忆复制。

<sup>1</sup> 本节有关《第七子: 血统》的引文均引自哈钦斯: 《第七子: 血统》,朱振武、李丹译(长 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下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换言之,小说中七个克隆人也类似于"思维克隆人"。

要理解科学选择阶段的内涵和外延,确实可以以克隆人大量的存在为前 提或象征。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真正进入科学选(scientific selection)的阶 段意味着伦理选择的结束。聂珍钊认为有五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伦理选择的结 束: "一是人类高度道德化:二是科学标准取代伦理道德:三是生育观念的 改变导致人的自然繁殖力大幅下降;四是克隆人在伦理上被接受且大量出现; 五是克隆人转变为科学人而开始取代伦理人"(刘红卫 聂珍钊 16)。尽管 现实中何时结束伦理选择尚未知晓,然而克隆人小说仍然聚焦于克隆人能否 进行伦理选择、能否在人类世界诉求伦理身份。聂珍钊继而解释道:"我们 现在还不能解决克隆人的身份问题,不能对克隆人的身份进行确认,因而也 就无法定义克隆人是人还是非人。不能确认克隆人身份的根本原因, 主要在 于我们还无法超越伦理和道德去认识克隆人"(刘红卫 聂珍钊 17)。可见, 在文本批评中, "人"的定义本质来源于他是否具有伦理道德,归根结底是 伦理选择阶段的人;而在科学选择阶段,"人"被科学人取代,现代的伦理 道德标准会被技术标准所取代,因而科学人是被置于科技理性判断之下的新 人类,一种以改进人类生育能力和婚恋制度、提高健康指标与经济效益等为 价值判断的"人"。

## 四、永生神话:科学选择与控制论

随着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的定义也不断使内在与外在变得模 糊。克隆人、仿生人和机器人等可以直接避开内在的生物性繁衍,从而获得 身体的复制,连记忆都能通过媒介实现内外打通。"自然选择的方法是进化, 伦理选择的方法是教诲,科学选择的方法是技术"(刘红卫 聂珍钊 18)。 技术代替伦理,改变了基于生物的、物理的、社会的、历史等因素的人性, 而人工智能的出现无疑挑战了作为唯一至高无上的智人的主体地位。赫拉利 (Yuval Noah Harari) 在《未来简史》(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2017) 中提出了从智人到智神的变化,聚焦于关键词"算法",分析了 传统人文主义和当代及未来科技宗教。1他将科技宗教分为科技人文主义和数 据主义,指出科技人文主义的悖论: "人的意志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同 时人类在开发能够控制、重新设计意志的科技"(330)。如此一来,以往最 为神圣的人类便可以成为一种设计品,随之而来的科技宗教将超越人文主义 以人为本的思想,因为"这个科技宗教所预见的世界,并不是围绕任何人类 生命形式的欲望和经验"(331)。这些变化使人类首次被"他者化",未来 的科学人可以通过算法制造或迭代更新自我器官与大脑认知。如果不满意, 甚至可以对科学人产品进行销毁处理,这是在伦理选择阶段不敢想象的,然而, 基于科学选择阶段和科学人的本质,这些不再触及伦理问题。

<sup>1</sup> 参见 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在科幻小说发展史中,科学选择不断延展其内涵,对于科学人的想象空 间也随之拓展。威廉·吉布森在上世纪80年代便书写了"蔓生三部曲"《神 经漫游者》(Neuromancer, 1984)、《零伯爵》(Count Zero, 1986)和《重 启蒙娜丽莎》(Monalisa Overdrive, 1988),通过赛博空间建构了人类通过 数据之神得以永生的未来想象。在维纳的《控制论》(Cvbernetics, 1948)中 译本第三版中,译者写道: 研究当代科学技术"就是把人和机器对立起来(……) 当我们揭穿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我们就看到任何机器都是人手和人脑的 劳动产物,机器永远是人劳动的工具"(xi)。但半个多世纪以后再看科学人 的演变以及科学选择的结果,人机恐怕不再是二元对立关系,机器也可能不 再是人劳动的工具,如同"蔓生三部曲"描写的那样,科学选择对人类的影 响不仅是外在的身体改造,更是内在精神与意识的侵入。

《零伯爵》将控制论描写得极其激讲。吉布森将网络覆盖各个阶层、各 个种族和肤色的人物。脑中安置生物芯片的安琪可以消解人的在场,其声音 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融入网络,与众多他者生成人与网络共生的新世界。安 琪就是一个典型的、升级的"赛博格"。"赛博格是控制论的有机体,是机 器和有机物的混合体,也是社会实体和虚构的创造物〔……〕二十世纪末, 我们的时代会是神话时代,我们都是嵌合体"<sup>1</sup>,"我们都是赛博格"(Haraway 7-8)。安琪作为科学选择的结果变成了令人膜拜的神祗——"奇迹圣 母"。海尔斯以"非意识认知装配" (nonconscious cognition assemblage) 来 说明人类主体与技术的融聚,即"认知超越了生物学上的生命体,而存在于 其他生命形态和复杂的技术系统中"(Hayles 9)。父亲将生物芯片直接植入 安琪脑中,不再依靠操控台将头脑插入两极进行网络漫游,便可让人工智能 附在头脑中,也可将安琪转化到网络空间,实现人与网络的杂糅状态。

从吉布森的作品可以发现,他早已构想了科学人的文明世界,提前预 见到人类网络命运共同体。在《零伯爵》中,人工智能分裂为更强大的"洛 阿",不想成神的安琪由于被人工智能选中而获得"神力"。在《重启蒙娜 丽莎》中,曾经在《神经浪游者》出现过的泰-阿集团克降人领导3简女士肉 身早已死亡,而她的人格数据则被装在一个叫阿列夫机器的芯片里。强大的 科学选择让所有的人际互动通过全息影像完成,世界不再由单一的"自然 人"构成,那些被人工智能控制的黑客们只要能生存,也不再与数据新神对 抗, 多元化成为科学人社会最显著的文明特征。

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零 K》(Zero K, 2016)则以科学选择 续写了永生的神话,讲述了一个以"人体冷冻技术" (cryonics) 保存身体的 故事。实际上,人体冷冻技术与基因技术也密不可分,干细胞技术研发、人 体细胞、组织及器官低温保存都属于基因医学工程。某种程度上,将人体冷

<sup>1</sup> 关于"嵌合体"的翻译,原文是"chimeras",即"喀迈拉"。喀迈拉是动物学特殊现象, 源自古希腊神话中一种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怪。

冻如同复制一个不死的身体,其过程不仅需要足够的"寒冷",还需要精确 的"算法"。无论是大脑还是躯体的再生与复活,都需要细胞"机器人"进 行基因采样以取得遗传物质,否则无法激活细胞。而生命结构如此复杂,需 要精准的纳米技术和基因技术来计算和修复病死的细胞。同时,这一先讲技 术必然也会遭致质疑:保存着一具即将离世的躯体或已死的尸体,意味着禁 锢着人的灵魂,让其无法轮回重生。除了这种宗教信仰的担忧之外,人们做 出的超前的科学选择本质还是基于自我情感的伦理选择,死者或植物人无法 主动做出伦理选择,做出选择的人也并未考虑过技术的不稳定性和伦理底线。

科学选择时代的到来与科幻小说的发展相互关联、一脉相承。诚然,科 幻作品中的科学人都被赋予了人的想象,而在科学选择时代,必须以科学理 性对待事物,不能用人类的认知和伦理价值观一味书写未来世界。万事万物 有其特定属性, 并与人类存在差异, 也存在超越人类认知和语言建构的属性。 这就使科幻小说的想象突破了经验世界,挑战了人类的可知性,建构了多重 可能性, 赋予想象自身一定的意义。

#### 结语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伦理选择是人类讲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而随着科技发展迅猛之势,科学选择的到来必然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逻辑。 人类如何发展和利用科学涉及到人对科技的伦理选择, 而人类完成对人的改 造甚至创造之后,科学选择的结果则不再需要传统人类伦理道德规约。聂珍 钊预言: "丛林法则适用于自然选择,但是却不适用于伦理选择;道德教诲 适用于伦理选择, 但不会适用于科学选择。因此, 科学选择可能除了科学和 技术,根本不需要伦理和道德"(转引自杜娟 10)。从本质而言,人类尚未 完全脱离伦理选择进入科学选择阶段, 若参考"伦理混乱", 科学人时代所 产生的"科学混乱"尚不可知,也是目前本文还未涉及的问题。可以说,目 前尚处于科学选择的初级阶段或"前科学选择阶段",小说文本中体现的问 题大多数是人类伦理选择的结果,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科学选择的结果。

因此,现当代科幻小说与现实中的科学选择一样,仍停留于科学选择的 初级阶段,即人类伦理意识参与到科学选择之中,而未进入以科学人为社会 主体的科学选择阶段。"文学功能是描述伦理关系与道德秩序如何变化、探 讨这些变化引发的结果,从而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提供经验"(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0)。现阶段的科幻小说内容仍然聚焦于 科技伦理变迁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机器、人文与科学之间的矛盾,使科幻 文学蕴含着深刻的伦理道德教诲功能。"文学吸收新的科学发现,重新描绘 惊奇感,重新认识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科学也从文学创作的手 段技巧甚至理解世界的方式中,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严蓓雯 235)。解 读科幻小说中的科学选择现象、影响及后果对于建构科幻小说的现实意义,

理解科学选择现阶段和未来走向具有重要作用。从科幻小说探究科学选择对 "人"的本体论的改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而科学人逐步走进现实,也促使 我们讲一步思考与期待着科学与人的结合。

#### **Works Cited**

- 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涂明求、胡俊、姜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年。
- [Asimov, Isaac. Asimov on Science Fiction. Trans. Tu Mingqiu, Hu Jun and Jiang Nan.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1.]
- 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机器人短篇全集》,叶李华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 社,2014年。
- [Asimov, Isaac. The Complete Robot by Isaac Asimov. Trans. Ye Lihua. Nanjing: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2014.]
- Bradbury, Ray. The Illustrated Man,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7.
- 杜娟: "从脑文本谈起——聂珍钊教授谈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英美文学研究论丛》1(2018): 1-15。
- [Du Juan. "From Brain Text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Nie Zhenzhao."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1 (2018): 1-15.]
- 菲利普·迪克: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许东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
- [Dick, Philip K..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Trans. Xu Donghua. Nanjing: Yilin Press, 2013.]
- Freud, Sigmund. The Uncanny. Trans. David McLintock.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3.
- 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 [Harari, Yuval. 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Trans. Lin Junhong. Beijing: CITIC Press, 2017.1
- Haraway, Donna.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he Harawa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Hayles, N. Katherin. Unthought: The Power of the Cognitive Nonconsciou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 of Chicago P, 2017.
- Leslie-McCarthy, Sage. "Asimov's Posthuman Pharisees: The Letter of the Law Versus the Spirit of the Law in Isaac Asimov's Robot Novels." Law, Culture and the Humanities 3 (2007): 398-415.
- 刘红卫、聂珍钊: "从伦理选择到科学选择的理论思考——聂珍钊教授访谈录",《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学报》1(2022): 5-26+157。
- [Liu Hongwei and Nie Zhenzhao.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from Ethical Selection to Scientific Selection: Interviewing Professor Nie Zhenzhao."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1 (2022): 5-26+157.]
- 玛蒂娜·罗斯布拉特:《虚拟人:人类新物种》,郭雪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

- [Rothblatt, Martine. Virtually Human: The Promise—and the Peril—of Digital Immortality. Trans. Guo Xue.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一: "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5(2017):26-34。
- [-..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Brian Text and Brian Concept in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17): 26-34.]
- 吴冠军: 《后人类纪的共同生活》。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年。
- [Wu Guanjun. Common Life in Posthuman Era.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8.]
- 吴岩、陈发祥: "阿西莫夫:人类的远望探头",《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17日,第6版。
- [Wu Yan and Chen Faxiang. "Asimov: Speculations about Human Futur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7 December 2020: 6th Page.]
- 严蓓雯: "文学与科学的新关系", 《外国文学评论》2(2011): 232-235.
- [Yan Beiwen: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2 (2011): 232-235.]
- N. 维纳: 《控制论》,郝季仁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
- [Wiener, Norbert. Cybernetics. Trans. Hao Jiren.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85.]